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鮑 埼 亭 集

(二)

全 祖 望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鮎埼亭集

(十)

續編

國學基本叢書

鮪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

題跋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墮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略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荀勗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略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卽七略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尙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略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疏略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亢極也

屯如辭也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變作戀。思也。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嘽。謙也。

豫 盱作紆。簪疾也。

噬嗑 肺作脯。

賁 束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芟芟作殘殘。

復 傷害曰灾。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弼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

習坎 窞作湜。

離 戚作噦。

遯 肥、饒裕也。

晉 顛作頤。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拯作拊。

姤 柅作鏹。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茶內不定之意。

井 甃修治也。

豐 沛作芾。小也。沫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拊。取也。

既濟 蕪作鬣。繻作禱。柳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曰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閒有合者。若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

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蓋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所出。

按此又真以爲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徐氏嘗得宋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糾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悼卞之間。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絃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爲蒙。蒙卽爲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麋。麋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爲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留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恆。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留以植。

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爲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黃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勾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一至此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考中有之。止菴蓋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詘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撻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鬪之。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策免。胡出臺。黃中方次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累脫橐。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象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

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繫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撰著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母。斷不可也。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沈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蓋其謫居滇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

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卽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潛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進士。蓋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潛生所移居也。潛生易疑擬題一冊。見菘竹堂書目。而逸其名。所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答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尙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兒易

始寧倪文正公兒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概似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鳥共之童鳥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兒易其尤甚公言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予亦尙嫌公之強解事也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軌革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爲經學中希有之書也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竝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犧之橐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良齋良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尙書中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尙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實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太乙之數爲九疇者而并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旣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

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卽其浮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鑑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尙未得與河圖竝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爲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尙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諒哉。徵君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爲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爲尤。毛氏之論。說經爲尤。諸經之中。易爲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讐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毗裂矣。非讐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爲之一笑。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尙書解

王溥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旣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氏。蓋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間。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爲尙書家眉目也。明初。頒諸經於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鄒氏。季友。三家之中。夏氏爲首。是洪永間。猶用

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爲傳經之讖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爲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僕。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宋人多疑古文尙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尙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束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繁。使讀者舌擗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爲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磔溪之失。而自造爲北磔溪南磔溪。分一水爲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誠以凍水爲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卽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尙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尙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逸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於逸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考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爲逸齋書。何疑。尙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逸齋之書爲佳。逸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貧谷贊善。謂逸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逸齋論其稽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鎧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逸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贊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跋衛樸齋禮記集說

崑山衛正叔先生。蒼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廁一語焉。其言有曰。歷考諸家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獮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墨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

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檢舊笥。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間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祇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顛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爲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竝列。舛矣。甲寅五日。十區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爲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荆公周禮存

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清僉事爲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者。別爲一卷。惟天一開。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輔四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尙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黎洲孟子解

黎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叢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黎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

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專屬二子。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別白其岐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己今爲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愚耶。是亦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黃孟清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語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渾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季長沙郝給事。稱爲雄霸。二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觥觥如也。其可傳處。

以此其不可爲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考之深思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爲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尙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恐尙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講章爲經學可爲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爲是所當火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旣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爲恨。今年始鈔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十尙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改本卽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亟郵寄之。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於諸經皆有之。其言醇正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閒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旨不傳。黎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

多異同。讀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之學者希矣。故雖黃泰泉。尙不能無訾。然文懿但其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必立異於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爲宿德醇儒。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知。要不害其爲五味之相調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史公作漢表一往勢錯。其於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卽立信爲韓王。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爲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非徙王代也。史公於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於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卽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尙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徙如意爲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爲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爲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召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

文帝封召平子奴。而勃大爲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爲爲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召奴。所以振張尙王悍韓義輩之名節也。卽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預防閒忌。伍被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爲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以怏怏而啓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謂二侯奚以知己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爲此二侯旣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算哉。倘有成算。則是時二侯旣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爲絳侯壽。何也。史家於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於人情矣。史家附會之語。芟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菴盈虛之閒。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子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竝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竝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竝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長。而於其末。略敘其爲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

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所以爲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望之。武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可與蚡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菜。內廚五鼎。外膳一殺。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詰。雖略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於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弒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爲也。予讀褚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蠶室。是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爲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曾引及此。而義門亦考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殊不叶人意。如城陽濟北平陽曲周而外。陸賈亦未賜爵。而獨封召平之子。豈以齊哀王之起兵爲反耶。如以齊爲反。則文帝自代來。殪少帝。是亦反也。總之。因諸臣初有立齊王之議。而賞罰俱失其平。不謂醇厚如帝而有此。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竝預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細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有怨望之跡。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跡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時齊國分爲七王。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預。事定分之耳。是可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約勅其子孫。故諸齊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真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侯子酈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爲御史大夫。卽以文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并失侯矣。予嘗謂文帝亦少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者。不媿於高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旣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爲功。想見天姿之刻薄。追思殺三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

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旣敗而始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凌傳

王凌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自知不克全矣。而謂而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謂凌乘船徑就懿。爲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之意。而懿予之。始自裁。凌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者。亦不應爲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凌爲祟。則凌之神明早澌滅於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凌之詞也。凌志大而才疏。其敗也必有麾下內應於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於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於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爲曹爽。其一爲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旣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有見於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人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宦官。旣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爲平反。而爽之冤。千古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尙有昭雪之者。何鄧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心豈有

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任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則誠癡兒也。

讀魏志鄧艾傳

鄧艾之將略雄矣。然其人則粗疏。以故爲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揚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於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爲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旣亡。苟安偷息。莫敢謀及北方。太傅倦倦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殞命。逆臣腐儒。曉曉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臥也。衛將軍父子。仗節爲兩漢四百餘年任綱常之重。蜀志尙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嶢嶢龍種。要不與狐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已稱茂貞爲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

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卽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誠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篡唐。茂貞卽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紙。卽欠仲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進奏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爲傲歌。欲倒太極命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則不可爲訓也。其禍蓋自取之。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禎閒。流寇之亂。楊督師榜於路口。有能得張獻忠頭者。封萬戶侯。甫翼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間。亦有榜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銀三錢。督師以是失魄。卒喪師殞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夏竦西征。揭塞云。有能得元吳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已而市中有榜亦云。有能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夏遂大沮。嗚呼。猾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氏之得以功名終者。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一大櫃中。一夕失之。夏進兵之議。遂格。懇乞解罷。

然則使夏終迷不復。必有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棗如平時。安期之死。其子伯孫亦如此。嘻。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者。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溪。五峯。茆堂。四先生。竝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尙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溪於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相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茆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茆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

是行不得。芴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芴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芴堂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芴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重修宋史，謂宜考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尙有胡居士熟藥正舖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享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卽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於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尙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真不媿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於其中，蓋以當時尙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

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於世。安止聞之，遽梓之於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於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篁墩以爲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官靜江，因檜父曾令古縣，欲爲立祠。高方爲令，持不可，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於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卽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逮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蓄憾，卽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爲漕使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仔采撫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於講筵，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於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旣請於朝，又與留衛公言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爲立傳，誣善失實，一至於此。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爲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爲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

免清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宋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尙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義倉極爲真。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諡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惠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爲宋梅欄所刻。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璟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袞亦未嘗不籍以吐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衛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晚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爲人所少者。真可惜也。特衛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沒而不書。因歎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脫略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

程史。衛公子希光。名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埽一室。左圖右書。晝晝夜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衛公言挺爲人雖細密警敏。而敢於欺君父。恃其儉巧。愚弄士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希光每念衛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不果。於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楊輔。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絕粒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閒。每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倦翁兄德夫在蜀幕。故具知之。予考逆曦之變。宋史於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光以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列。然則潛德之不章者。恐尙多也。因書之衛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尙有仗大節如此者。衛公論吳挺事。本傳亦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尙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於五峯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閒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

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尙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菲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譌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於時。其禮記之學。則爲衛正叔以後第一。其程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玉楮集。則爲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啓。倦倦以開禧兵隙爲寒心。力言招僞官。遣妄譏。無補於事。尤稱志識不羣者矣。然子考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遠。城狐社鼠。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之在臺諫。袁韶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榭之在殿巖。吳英之在許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廩之在四總。借天子之法令。吮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橐。何居乎倦翁而亦預此列也。宋史於鄂王附傳甚略。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考。親得其實。珂辟置貪酷吏。鬪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諸民。皆感泣奉命。珂坐是罷。又莊杲傳。珂爲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鎖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其無虧。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掎克伎深之小人。得無有媿於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見程史所錄。其所爲不當至此。抑或色取而行違者耶。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

二樊榭言之爲之太息。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旣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冑爲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謙之事也。謙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秦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覲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狃猖晚節。竟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跋宋史袁詔列傳

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闡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幕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更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中。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爲婚姻。故亦共諱其事。清容亦欲爲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爲著其事。以補史闕。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一朝事。予不甚當於心。曾見於謁孝陵詩。以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爲宋追討叛臣蒲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不書。故本紀亦略焉。或疑此事爲無徵。按吾鄉袁太常柳莊。爲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孟傅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沈充之後。有沈勁。故惡惡不及於子孫。此舉雖非中道。然足以寒亂賊之膽。況又無所爲而爲。則高出於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阯傳後

尙書之卒。閣中已爲議謚。而楊新都尼之。尙書於易名之禮。實無媿。新都爲屠襄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

之。曹石倉記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尙寶司卿德周以爲請。詔諡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有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諡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宇秦集。按鄙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太宗密謀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諡法。李映碧請及尙書。而終不與焉。亦闕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爲尙書草諡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尙書之諡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於朱氏爲戚屬。必有據。或侍郎所擬乃初諡。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禎四年陷於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崇德之四年也。顧以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昉所作太僕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又非所宜言。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既遙加太僕以憲節。太僕有疏請議和。遂爲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加憲節。帝雖不從。而有司竟收其二子下獄。至於死。則大相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爲忠。然終不如實錄所言之凜然。且使太僕既奉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

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一也。當時俘囚諸人如德王。嘗上疏於明以勸和。鎮守太監亦嘗上書於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獨於太僕之疏而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史亦不應鑿空撰爲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爲定也。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

明啓禎閒。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撐拄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真。挺挺若千丈松。雖礪砢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卞急怵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關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綏罪之。是猶束烏獲之手。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蹶而償。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褒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尙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奠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通鑑綱目。葉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外史。則伯庸亦同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於脫卜赤顏者。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有他人也。且使伯庸預聞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不遑。更何暇爲道園下石。況中丞竝非簪筆之官。大抵爲傳聞之失也。若聞中今古錄。又以大事記爲劉尙賓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考。

書翦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翦勝遺聞。有曰。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盛怒。戒關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旣入。未見帝。疑必有變。乃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達不允。帝不得已。視之舟中。達曰。達有異圖。不在今

日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不擒元順帝。亦籌之熟。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爾汝者。況明太祖之嚴乎。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雖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證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辨士。蔣洲陳可願。爲吾鄞產。而華錦之遺。出於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讀全黔紀略

李公茂嶼全黔紀略一卷。毫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於人。但於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爲公。一爲高公守鄖功。其事相等。李公功爲奄黨所攘。史永安乃奄黨。而高公爲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國史唯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厓國史唯疑。黎媿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爲之刻。而不果。相國歿後。媿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客鈔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筆山家鈔之。祇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跋勺中志略

予家舊藏勺中志略原藁。爲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多。與近本間有不同。而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惡熹宗實錄害己。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涿州能去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林遺老。史筆成塚。卽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可得而滅者。則何益矣。噫。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僮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然者。惟是崇煥亦尙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文龍爲先著。則已疏矣。是時卽少置文龍。亦無害於恢遼之計也。旣殺之矣。其所以爲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龍交構經撫。其罪卽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於將死而叩頭乞免。斯則文龍之所以爲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於華亭陳仲醇。授意於錢閣學。益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惟其中論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采之入明史。

蘧編題詞

福清葉文忠公蘧編。蓋其年譜也。而足以證國史。其中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蓋亦責備賢

者之意。文忠欲收西涯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科之非。尤爲詳悉。忠節若不受吏科之命。可以免阮大鍼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哲之言也。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爲二十。而南都又益以陳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世祖所賜諡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是時大亂搶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芟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之澤。烈皇帝十七年夢卜之誠。於是乎燿。是科以邊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於秋仲。倥偬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閣學。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驟越同事三相。副井研閣學主省試。蓋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役。井研已賜歸。徘徊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相傳是科館選。流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祕者。巨商卽招致之。爲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尤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來招致者之爲賊也。內負疚而外畏禍。遂巡而出。盡汗僞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恥也。以是知君子之守身。必無可夤緣幸進之理。而當時苞苴之詭如此。亦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所授降臣官簿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鐘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貨五千。得編修。華亭朱積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鸞得直指。豐城史垂譽。

窟化李呈祥、並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司務晉江楊明煊、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禦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家玉、大興史可程、懷寧劉餘謨、真定梁清標、安福劉肇國、山陰魯粟、昆明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喻萬發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爲縣令。南昌羅憲汝得遷安、番禺劉廷琮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安、杞縣何肩光得井陘、陽城白盾謙得南鄭、淄川高珩得襄陵、掖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頴得大名、武陵胡統虞得曲沃、清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華陰、崇德吳爾壘得蒼溪、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諭賊、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忽遜詞受之、人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閒而逃也、萬發祥則爲耳聾、且毀而賊怒、夾之、亦逃去、吳爾壘詐爲將之任者、得逃、其後家玉殉於增城、最烈、發祥殉贛關、爾壘殉江都、蓋三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死、要不失爲晚、蓋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預者二人、達州李長祥、其後閒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遜、不知所終、最稱完節、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詔、宜興吳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錫秦沂、得禮司務、井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京留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鄞縣徐家麟、得山東防禦、涇陽武愷、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防禦、宛平楊墩、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盾、得口州府尹、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而如吉水鍾性、樸之降於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程源、再亂滇中、嗚呼、有明中祕、禮絕百僚、而甲科亦最重於流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攘攘至此、悲夫、南中解尚書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焉、予之詳錄而不諱也、殆以爲百世之戒、雖或觸孝

子慈孫之恨而不恤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羅俊與弟光祿卿羅彥殉保定。三原石崑以佯狂死。南中之亡。歙縣凌駟殉河南。孟津陳陳燦殉洛陽。鄆縣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江寧。江都梁於涖殉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者。掖縣劉允浩殉建昌。溧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溫璜殉休寧。華亭李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盧象觀吳江。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閩中之亡。江都鄭爲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殉汀州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其守贛而死者。京山楊文薦。錢唐姚奇盾。南昌龔棻。而休寧吳開禮殉永豐。南昌周定禔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唐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閩。莆田林嵎。海寧湯棻。殉興化。侯官林塗殉福清。而閩縣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粵中則山陽朱日昇。家居以通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瓛殉虔南。晉江郭承汾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之亡。廣安鄧思廉殉緬甸。其遞入海島而死。終不食周粟者。慈溪馮元颺。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外如雲南楊永言。會稽余若水。青浦張若羲。山陰金廷詔。鄞縣周齊會。餘姚李安世。遂寧呂潛。嘉善錢默。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觀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之所飲泣也。觀於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之恥矣。

跋綏寇紀略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爲。然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及見林太常醜菴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

其中爲不肖門生鄒濬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濬輒切齒以爲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爲輾轉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濬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曾被蕭震參糾者也。而萬徵君季桎則謂其中亦有可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略者又頗爲李明睿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爲光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本朝嘗爲禮部擬進懷宗諡法尋罷官南歸。呈身阮大鋮幕中其人蓋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濬生平之壞坐受縉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鬻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凡啓釁養亂徒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將士勇怯勦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敍陷賊諸人譌以承譌更多誕妄。如左良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而諭有江南賴卿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己卯封皇三子爲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河南大將陳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氏以爲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後爲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爲殉難是以失節之人爲死綏也。翰林方以智爲都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大

賊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譁。乃止。而彭氏以爲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合梁以樟避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訛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尙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閻爾梅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肇救之而免。而彭氏云。斃於僞防禦武懷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科顧鎡雖非殉節。然以撓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列。并不知南都曾有節愍之諡也。蓋其失實尙難枚舉。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桑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述其緒言爲跋尾。

題戾園疑跡一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略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卽據紀略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膺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便令非僞。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曰。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題戾園疑跡二

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僞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僞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沈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旣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爲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僞太

子乃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太子果真，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愚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誅。若如錢鳳覽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題戾園疑跡三

太子僞，永王僞，定王僞，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僞，則見於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鹽菴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爾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僞先帝，僞福王之父恭王，僞妃童氏，又有僞太后，乃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僞齊王，僞潞王之弟郡公，僞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亡，得乎。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畀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來決裂也。予則以爲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卽奪貴陽之樞枋，尋覬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爲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爲黔撫耶，亦不過稱臣於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興平軍中，爲其所制，其後興平漸爲閣部所感，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爲道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歟。靖南固忠，然於閣部始終以興平之憾，不甚爲用，安得此言。

題江變紀略

巨源謂袁公繼咸預於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莫能明。

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預其事。一時被劫。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於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爲公。一撫爲張公亮。二公蓋皆思爲何公騰蛟。故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再跋

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扁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備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三跋

金王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尙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跋黎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爲跋尾。周順德齊會云。方公以智從亡梧州。蓋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閩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蓋失考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

武岡降桂藩。踰疾馳。遇兩宮眷衣。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快快。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部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亦未之考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以己丑春閒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尙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驕。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久卽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燦云。陳邦傳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恆。以此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蓋自起恆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黎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尙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焉。

再書行朝錄

大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

行朝錄己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晒園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卽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題所知錄

梨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祖五虎蓋田閒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謂高必正畱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田閒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閒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尙求進不已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王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爲桂王百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

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滌昏之日月。頡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鴈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棓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宣付史臣。次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正朔者。尙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權史者所不可略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讀使臣碧血錄

左羅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身後。雖涉於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國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陞。三則黃靖公之偕諸國殤。殺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爲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幸存錄跋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鍼語曰。此敵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

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滅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蓋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爲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衆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爲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怨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跋三垣筆記後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爲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爲弘光洗雪，言其變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計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孳直書其垢中之過不少貶，更人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雄垣，則失攷也。至鄭鄮一案，當主梨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黃太樞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於馮銓。其言足補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於銓多矣。但太樞與李建泰善。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樞頗譏興化受督師之命而惰。然興化之才。遠在太樞之上。其督師非惰也。實當事不可爲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卽守彙記略也。

王光恩入本朝爲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於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鄖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列光恩於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亭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於盧宜。

題朶顏三衛宗支

明之朶顏三衛。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於明史朶顏本傳。後事則皆見於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中。讀史者攷證力不及此。然如有仿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冊不爲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歹。曰那彥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辛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冷郡王札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札木。殆并爲大部也。方太宗伐明時。喇爾沁以軍從。會上書莊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衛。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入。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六月始入關。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尙書元飈勸宜興引興化入關共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之構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果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記歷歷言前爲井研所阻。後爲所中。其於宜興似無隙也。興化自以才爲上。知明史不知何據。坐以此說譏其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再題

思陵宰相以庶寮破格用者。興化之才爲第一。及其受督師之命而不前。譏之者多矣。雖同官黃景昉亦云。然其實不足以咎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以宰相之虛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題天南逸史

是書殆瞿畱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閒稱稼軒。而述畱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畱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攷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詹世勛。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卽其所作。其所志畱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

額外大臣。唯于元暉。魯元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孫昌文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暉爭爲督師。激稼軒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助鎮習氣。疑出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必無此。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爲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魯尚書元藻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杜如蘭。金光彥爲禮兵二部郎。張之陸。金光旻爲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於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鷗。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來。奉化人。太常豫於安隆十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何公騰蛟傳中。曾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後失其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爲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節爲曹志建所誤。爲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洲衛官。以大兵故。曹氏合門死。王事者。凡十有三人。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已而得道。郴諸州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之爲保昌侯。晉永國公。加太師。堵胤錫者。初爲長沙。

守與志建善。後亦爲閣部。方招撫忠貞營以爲用。率之入衛。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抄掠。以兵襲之。得盾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畱而殺之。盾錫逃入富川。監軍僉事何圖復。寨志建索之不得。以兵圍之。圖復善撫。得其所死力。志建累敗。益恚。而圖復已送盾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於志建爲中表兄弟。又累立功幕府。爲人所重。志建用之以誘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爲誓。力言曹兵無他。願釋甲合從以報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於是入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爲郴桂道。盡移其家守關。既至。一夕殺之。闔門無遺。僅二子脫入。猺峒時人大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於梧。志建自是亦不振。竟爲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猺兵以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爲志建所欺。非有心於誘圖復者。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甲申以後諸忠節。范生鵬問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尙未深悉其事。未敢答。今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悍不終。而御史受其累。乃知文山幕府列傳中未易廁也。

粵中版授官簿跋

粵中版授官簿一册。予見之。仁和趙氏審定爲桂王庚寅年所輯。蓋稼軒別山以庚寅之冬。桂林陷死節。而桂王已丑開科。親取諸庶常。今是簿首列稼軒部臣。中列別山。而諸庶常皆列焉。其爲桂林未陷時物明矣。閩南諸遺臣皆列名。而浙之石浦翁洲諸人。一不得預。則以魯王猶未通問故耳。其中人物。予所知者。止十之六七。惜不得起獨漉諸公而問之。

題海上遂志錄

鄭成功之在海上。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眞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於王保保者也。故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於明。豈不善。但彼實嘗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王言。成功亦當內慙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太過。要其人自是雄兒。幸而死於壬寅。使天假之年。至於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是則聖朝得天之厚也。

題桑郭餘鈴

桑郭餘鈴者。謂桑惟翰所法爲郭汾陽。而明季之吳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覈也。吳逆進退俱失。無所置辨。至謂其以陳沅故叛闖。則亦近乎下流之歸。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繫於劉宗敏。旣而沅爲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尙未歸吳也。其亦安所攷而得其實乎。

題視師紀略

謝三賓視師紀略一卷。蓋其自登萊還時所爲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孩。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旄節。怨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遭愆尤。已屬萬幸矣。其富旣耦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其子於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於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爲進取之路。而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爲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贄列錢受之。門下爲之開雕婁唐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妓柳氏。遂成貿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爲海道孫枝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於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於死。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祝公開美。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師說者。故黎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敘。閒有黎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敘曰。日初避亂天台。聞訃道阻。嗣後崎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間。殆亦嘗參海上軍事者乎。赧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持異議者。出於呂大器。錢謙益。而遜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嫁之史公。此異聞也。當更考之。遜菴後嘗爲僧。然有託而逃。不以累其正學。近議於忠正祠中。配享諸高弟。有不知而欲去遜菴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遜菴之子壽平。工畫。今人皆知之。而遜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反寂寞無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略。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爲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盡公之才。則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未必不

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惟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也。蕪湖信至。公與戴山劉公奔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劉公絕粒。而以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事未集。劉公遲公不至。垂死。張目曰。雨殷。豈愆約哉。劉公卒之二日。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哭於劉公廡前而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塘。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卻不一。公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兵。必先戰。戰輒爲大兵所首衝。或敗。公輒再整兵。不少挫。於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大兵不利益。兵至。公姪茂芳出鬪。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而公已四戰。勝負亦相當。先是。公與諸軍議。以江而仰攻甚難。不如閒道入內地。爲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爲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大兵。平湖馬萬方亦來。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王。以爲平吳將軍。議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策應。萬良方爲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於是公軍遂西行。殺臨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札五杭。敗嘉湖道佟國器軍。焚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三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次日。札新市。次日。札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繼。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大兵正邀擊。而公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爲之一震。而惜其不繼而返也。十二月朔。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天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

流大兵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日。張公復議分道齊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師於張鵬翼。裘尙夷。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錢重爲監軍。大定身至浙東請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也。於是孫公嘉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困之。萬良請但得兵三千人。給半月餉。卽可有成。顧公軍不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陳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呼。繼以痛哭。而莫如之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於是萬良三疏請行。公爲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德清內應之民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良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之兵。則公軍尙未返。萬良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良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尙夷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翼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江干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蓋自畫江事起。諸公皆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瞻之勇。未有過於公者。諸野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略稍具首尾。予故旁參互證。別爲行狀跋尾一篇。以比張中丞傳書後之例云。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都嘗置一妾生子。而甯置之京。未嘗攜

歸及公入海。并一子爲彩所害。而妾自京歸。攜其子。得以奉公之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良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萬方從公入海。竟卒於城外。

徐氏浙東紀略。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力。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則謂公子爲鄭彩壻。公死後。尙育於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構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祖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檄書輩出。殘明門戶之爭。多起於細微。卽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按中州。方略大震。或語鯤庭曰。爰盜亦自可人。鯤庭殉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於西陵之下莊。疇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爲鯤庭請贈諡。時益歎爲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庭入夢於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往。其與陳氏後人重敍舊好。以永世世。先太常公聞而嘆曰。曠林之戈。一變而共爲鄧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鯤庭最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鄰仙尙書行狀後

浙東以沈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真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大有功於浙東者也。然尙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尙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黨。以爲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尙書授計於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

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也。而尙書亦以此蒙謗。及尙書自中樞歸。世謗其爲避事。以爲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尙書之去位。並非負國。何也。尙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先下獄。以觀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愆人也。尙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之謗公。不已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尙書勸其引興化同升以爲助。興化既相負前約。於是與宜興有隙。此說亦不覈。興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謂尙書不甚合於興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前說相背。此等皆不足信之言。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潔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潞水所云。佞佛不害其爲君子者歟。然或又云。三公多此一講學也。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李氏講木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公。不切時務。蓋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功於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曾櫻。支柱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卽不克以保晉爲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卽功也。且萬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爲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倡死。反不足爲功。亦過於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死爲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爲無功也。況據陽曲言。忠襄先檄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最稱知兵。然

觀其薦用中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有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遂責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盧函亦續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快快志會求光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迨兩次召見，因首輔在旁，不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託，默然神沮，游移畜縮，全屬私見。以烈皇之猜察，卽令披肝瀝血，絲毫無瞻顧，猶恐言不見信。況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尹宣子謂帝是時已懼，首輔實怒魚山之首鼠，謂其兩下討好，遂反以誹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尙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諡曰文正。其在國朝，諡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諡爲文忠。先生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杞縣劉宮允亦用此諡，并及於遜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也。文貞之諡於義略同，然終未可竟混爲一也。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歲星所作王武寧傳，如其言浙東之役，全出其功，而孫熊錢沈反屬聞風而起者，謬矣。方王同罪，而王以一死，浙東人多稱之。雖清流如蔡大敬、徐涵之，多所稱許，其故何也。武寧子鳴謙，亂後爲僧，卽所稱宣在

字友聞者也。粉飾其父事，以乞言於諸公。故世多信之，不知非鳴謙之狂愚，不足以速其父之亡，而身後欲爲其父求忠臣之目，何可得也。歲星所作諸忠傳，聞其多類此。讀者幸諦審之，勿輕信也。

題徐俟齋傳後

石齋先生於丙戌薦俟齋，貽書臥子，招之入閩。臥子亦欲俟齋參其軍，俟齋皆力辭，以爲諸公不過因先人之大節，而及藐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爲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此可以見俟齋晰義之精，而其中未嘗不俱保身之哲，可以爲世法。顧作俟齋傳者，多未之及，予故表而出之。

題馬士英傳

馬士英有良子，曰馬錫，非其父所爲，欲感悟之，而不得，遂先歸。其後不豫於禍，一曰馬鑾，則與士英同死。張怡載其事於隨筆，嗚呼！以錫所爲，不欲挂名於士英傳中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則犂牛有子之說也。

題史閣部傳

禮賢館徵士請決高郵湖，以灌大軍。史閣部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其仁人之言乎。閣部之純忠大節，無可議矣。而是言則關於淮海百萬生靈之命，揚人所當尸祝也。諸傳皆不載，予得之王解州朱旦之詩，特志之。且決湖所以害大軍者少，而害揚人者多，勢且與汴河之覆轍同，又不可不知也。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望溪作田閒先生墓表，未嘗從其家訪遺事，但以所聞先生爲諸生時，辱巡按御史之附奄者著之，謂卽

此一節。可以想見其生平也。先生從亡之詳。具載所知錄。望溪似亦未見此書。吳農祥謂先生曾以山陰嚴相國之薦。拜副都御史兼學士持節。受高一功李錦等降。時高李合軍擐甲。傳呼使者入見。踞坐不起。先生前叱之曰。汝輩昔失身爲賊。其罪滔天。今旣洗心革面。願爲王臣。而作此偃蹇狀。是何禮也。吾當一死報國。寧有懼耶。二賊嗒然氣喪。急起跪而受詔。且謝過。先生畱其營者久之。後所謂鄖陽軍者也。農祥言此事。親得之杭人朱東觀。當時實以副使同先生往。當不謬。且其文甚壯。但高李之降。在思文時。非永明也。撫高李以歸國者。中湘何督師。非山陰也。先生由推官遷膳部。改庶常。終於編修。非副都。先生自序立朝。惟救金道隱戍滇事。不言其他。豈有所知錄不載而尙可信者。農祥所作殘明諸公傳多矣。信口無稽。以欺罔天下。不知其所見。而考據又疏。未嘗核其歲月時地之確。可爲絕倒。乃鈔所知錄以寄望溪。使更詳序其本末。揭之墓門。幸無使嚙語畱貽。淆亂舊史爲也。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顯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并及丙戌殉節秀才趙景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考核。一至此耶。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水。并故提督張杰之主。亦投之。忽忽二十六年矣。奸人就死。魂魄應已澌滅。卽在學宮。豈敢晏然享祭。此不過予少年意氣之所激也。展閱忠介祀錄。記之於後。

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蓋旣仕本朝。梅郵輩諛之也。此惟黎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微而不得。

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黎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死事。其得卹者。出於巡按練國事之力。則洪督幾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郵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

再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爲堯東道時。方征登萊。謝三賓視師。其媚高潛。諂劉澤清。太僕詳志其醜。三賓自作視師紀略。盡諱之。然在三賓之生平固不足恥也。

三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半生。敬歷兵間。爲忌者所抑。而卒死於兵。予微嫌者。矜氣未化。讀年譜。可見矣。兵危事也。而太僕易言之。故陶石梁言其喜言兵。蓋微詞也。隆德之難。固由洪督之掣肘。然觀其一出。亦自輕脫。少臨事而懼之意。此正不可不知。非敢妄議勞臣也。

題徐狷石傳後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吾更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考證。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答曰。主臣以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於是潛齋謝過甚竊。狷石最善顧宛溪。會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

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儒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守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畱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陛下爲堯舜。不願陛下爲釋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容慮。上改容頷之。曰。良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嘆曰。君子哉。開齋也。說者以爲雍正十年以前。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爲選君。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寮友當如此矣。入告於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旣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卽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閒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

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於公用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然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國史長君遷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序其事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

鄧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五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黃門家訓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攷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弗論。但以歷事之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湣王四十年。當齊大亂之時。襄王十九年。當齊中興之時。星移物換。前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列大夫之缺。三爲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之三年。春申君方相楚。又歷八年。荀卿仕焉。春申柄政二十四年。死於李園之難。荀卿失官。卒葬於楚。卽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永者矣。又據說苑。荀卿歸。卒於趙。亦與史記不同。荀子生於趙。見史記。卒於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立趙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之前。頗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立。及其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大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其年數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爲得之。此雖無甚關係。然亦讀史者所當攷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詆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

其才深爲惋惜。予竊以爲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致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爲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爲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於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君有若文帝。三代以還。不多覲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蕕鑿柄。可爲長太息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爲章王之黨所排。諸家皆無識者。洪慶善、方崧卿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漏。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興彈射。不遂恣欺誑。又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當時小人忌先生。必欲乘閒去之。特駕其罪於建言。卽素以文章相契者。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旱饑。本傳謂論宮市。皆非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縻。不得歸。勑。別竇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蓋章王之黨敗後。餘孽猶存。先生雖量移。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見其概矣。

讀石徂徠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尤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閹。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

其長樂老人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鑿何鮑之禍。而委蛇爲之。卽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題雁湖注荆公詩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於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雁湖之卷與之合。然晁侍郎年輩不及見。嘉定以後書。則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雁湖作也。但不知雁湖之前既有注。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雁湖居撫州。築峩峰草堂。以箋公詩。又引曾景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尙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堤於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泛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證之。疏矣。江鑑柱爲春產。車螯爲冬產。今雁湖謂江鑑柱卽車螯。謬之甚者。又謂曾文定公未第時。嘗游四明。其說無據。三者皆關吾鄉。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微詩句入注。益屬無謂。荆公乃後山前輩。豈有反引用後山詩者。紫微則荆公不及見矣。以雁湖之多學。而譌誤在所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宋宗忠簡公集

宗留守集六卷。遺事一卷。雜文一卷。歲甲辰。從友人左東陽家得之。公之人不以文重。及見其文。益不能不悲其人。嗚呼。宋南渡時。有李忠定與公。而不能用。讀忠定梁溪集。及忠簡二十四疏。約諸帥勤王入衛。書可謂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何物汪黃。褻如充耳。悲夫。予又讀明儒王華川所作公傳。謂公以高宗無北還意。中原不可無主。固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高宗母弟也。汪黃遂譖公有異圖。是以有

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之授命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家乘皆不書。未知華川何所出。書之以俟博雅。

跋木筆雜鈔後

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窗。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窗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窗表弟。當卽其人也。按明輔字子良。後村集中。有其輓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尙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靴。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詞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題眞西山集

慈溪黃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閔延及州兵皆閔。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除政未及拜。以疾終。子全子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讀臨川李侍郎穆堂類稿。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攷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尙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逕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

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墮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耶。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詞起家。故詞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可已者歟。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辨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山者雷同一詞。予之言固知世之論學者必有妄摘大儒之說。然舊史之是非不可枉也。故謹錄文潔之語。柬之臨川侍郎以申其所未盡焉。

東發先生史稿跋

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於真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詞。與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真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之。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爲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所著甚多。而朴語二篇。則其擬子部之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公大而未化。尙去韓忠獻公一閒。雖未必盡當。要亦有志者。方叔之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鈔之以爲甬上遺文一種。

題史秦州友林集

清叔爲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之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閣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存乙藁而已。史氏家門著作極盛。經苑則文惠有尙書講義二十二卷。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三十卷。彌大有易學指要衍極圖說。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太極圖論二篇。易贊著說。嵩之有周禮講義。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卿有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攷。葵卿有太極圖說。公珽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高宗聖政編要二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紹興求賢手詔一卷。忠宣有書判錄。彌忠有廬陵教民集。守之有升聞錄。傳記則文惠有會稽先賢傳二卷。定之有鄱陽志三十卷。饒州志二卷。象數則守之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世家二篇。朴語二篇。鏡菴叢書。守之有世學二十四卷。心易龜鑑。文卿有石窗野語。書學則文惠有童非須知三卷。彌忠有歷代總括臨池筆記。芳卿有石鼓文攷類纂。則吉卿有廣事文類聚。而別集則文惠有鄧峰眞隱漫錄五十卷。直翁外集二十五卷。彌大有朴齋外集。忠宣有滄洲詩稿。彌林有澆齋集。彌忠有自齋集五十卷。彌應有自樂山吟。彌鞏有獨善先生集五十卷。宜之有用拙齋集。定之有

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百篇。宅之有雲麓集安之有類稿槩之有拙齋集蒙卿有果齋集越伯有雲間集。徽孫有觀物和陶詩。公珽有蓬廬居士集。大半爲經籍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文惠周禮論語二種。彌大朴語二篇。於天一閣范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遇其奇零篇幅。而未能盡也。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圭累袞之勢。而各肆力於撰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爲魏王。按宋史文惠封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清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物外。不能見其爲閤閣家兒。其亦同叔南叔之亞也。歟。讀書附志載有黃景說曾丰序。而今無之。蓋弁於甲稿之首也。今乙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鶚定爲鄭棫作。

跋遺山集

遺山之於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効忠於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於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逸民。而致稱於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尙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於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子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第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邢具瞻。忽別起。愚爲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

商平叔所云百家詩略之目。蓋卽平叔本。而遺山附入之。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豫而下。則又遺山所續采者。故詮次復別。是皆按遺山自序而可知也。獨其中於愚意有未慊者。遺山之開卷也。以宇文虛中爲首。虛中終不可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僞受金官。志圖挾淵聖南歸。事已垂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與同謀。高士談闔門受害。故宋爲之贈官。予諡。立廟置後。而且賜姓於其嗣子。卽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志可原也已。朱弁固賢者。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讓二心之言以繩之。無乃使長逝者過於誣屈。曩者同年生杭世駿注金史。愚嘗遺書欲其爲之灑刷。世駿亦以爲然。遺山所作傳。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弁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康末一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楊興宗以建炎渡江。著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錫曾仕金。遺山尙置之南冠之列。而反於二公混以爲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當以蔡珪爲首。其說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遼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了。別起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爲定之。以首二卷爲前集。以位置宋遼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馬定國。祝簡。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李之翰。晁會。趙懋。王樞。而附之以劉豫。杜充。張孝純。虞仲文。仿歐史唐六臣傳之例也。以末一卷爲外集。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何宏中。趙晦。楊興宗。而附之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錫。仿宋史周三臣傳之例也。其餘則爲正集。依其時代次之。亦可矣。近世言金史者。好詆遺山。蓋自王尙書阮亭始。然遺山亦何可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谷之與劉京。反互委異。崔立碑。谷之作。虛有墓志。有云。崔立切殺宰相。遂欲行營。置奕崔請建功德碑。

召公爲文。自分必死。姑以理論之。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太學者京叔與。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謗。文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者也。其詩曰。國賊勒文召學士。溥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卽用宰相血。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蓋極口罵京叔矣。然其末曰。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矣。特不應使獨受過耳。史臣書其事於溥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爲平允。雖然。胡不早去。而栖栖於圍城之中。以自貽伊戚。吾乃嘆宋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爲文。丞相家參政。而又懼遭吳堅賈餘慶之辱。雖其於殉國之義有愧。而潔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欲去而不能。不然。裕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手豈可使著賊。吾不能不爲諸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爲許文正公而作。然尙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

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攷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爲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中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屏棄猷爲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氣質，外以粹聳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僅在善人有恆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雲林集

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櫨，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按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若清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蓋不欲詳言其事，故略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於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於刀劍章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旣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睭之衰，黯然而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旣高雅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爲殷鑒，而尙或援此爲例，可謂不自愛。

惜之甚者也。教授名於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臆。或是其字。按廣韻於臆正切。於字教授。好奇。遂取爲字。自古在昔。如楊朱之字子居。乃其證也。竹垞謂北平載記脫去臆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於字之訛。并識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於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閱中今古錄。謂明太祖因徙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伏地不馴。遂書牌曰。危素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何辱如之。

書何大復集後

明正嘉時。執詩文之牛耳者。爲李北地。而大復和之。顧大復以早逝。不永其年。予少讀大復集。以爲特文士耳。及讀先進遺風。言大復以中翰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以象犀珍貝贈遺。概謝不納。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里居。踰年有言之瑾者。免官。瑾敗。西涯薦之。詔復原官。錢寧欲與交驩。以畫求題。大復謝曰。古畫不可玷污。有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大復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乎。賻金易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

之誣。大復上書爭之甚力。積爲樞要所不喜。出之校士。其大節有如此者。惜乎未見其止也。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匡輔國榮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別號也。小長蘆叟蒼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爲最盛。然未見此集。雍正壬子閏五月。吾友仁和趙六意林。得之燕市。卷首無序。其末有左議政金榮貴所作墓志銘。言其官吏曹時。曾忤枋臣。下詔獄。拜杖。尋以典試發策。歷舉前代戚里宦寺之禍。坐直言見譴。晚年三領揆席。深以盛滿爲懼。每承一恩命。必固辭。至十數章。蓋東國大臣之賢者也。東國最重世家。退之亦父子宰相。稱盛旋云。其文肖其土風。大率平衍之音。近日小山堂插架甲於浙河。如此本者。亦儲藏家所未有也。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卽以吾鄉前輩言之。屠辰州本峻。並未嘗爲福建運司。蓋因其曾任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傳世。乃訛其名爲彪。以此推之。必尙有爲我輩所不及攷者。牧齋列朝詩選。竹垞歷詆其疏。愚以爲著述家總不能無餘論也。

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譏杲堂甬東耆舊之選。罍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曾與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堂何以失收。杲堂罍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卻失。中翰與杲堂爲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薦紳以神宗末年爲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諛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崑山徐開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稗野諸鈔，與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罣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翁宋名臣言行錄，每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於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疏闊。至成祖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聞新城王士禎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鯢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家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鄆獄。鄆之義士陸宇燦、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之，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闇、閩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在鄆，共爲言於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觀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固真，亦筆力足以達之。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真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爲經紀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臯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贈公，以爲弗佳，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難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爲泫然。

跋鄭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鍼之門，大鍼文集，湛若爲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聲樂，大鍼在甌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爲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詣也。湛若嶠雅，係

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於粵中邀贈謚。非嶠雅無以知之。梨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然其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把持閹訟一事。爲其師太過。反以身爲戮。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爲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題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七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卽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爲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於口。然履安亦甚自悔。故以悔名菴。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蟹菴。貽書董隱君曉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適予選甬上耆舊詩。特爲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跋吳稚山歲寒集

稚山吳尙書。在海上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孤竹兩公子始。合爲一集。題曰歲寒松柏。而陶泉明。謝臯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辰四隱君家。尙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中。誰家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有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國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則商不亡。

漢亡而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之什不亡。則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讀之者。應爲張目。眞歲寒中一倔強老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穉山集。因錄而遺之。使附諸後。

書明夷待訪錄後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輒。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爲謔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恒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水之間。未聞有得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元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府事。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遯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隄詩

鄞之湖上南隄。經始於先宗伯公。別名曰桃花隄。未竟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絕少。卽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爲卽北宋人偃月隄故址。則又非也。攷延祐志。湖上之隄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蓋當紅蓮閣下。以衛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飼魚。明時並無矣。今之南隄。尙在廣生之南。間以眞隱觀。其去偃月遠。不可指爲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之中流。截水爲隄。而南隄則卽以城下沙尾爲之。同名曰隄。而所以爲隄者不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沈。喬木淪胥。今沿隄以求桃。無復一枝叶矣。猶幸先生之詩尙存。後人倘不致沿其譌而仍之。所失不已多乎。宗伯之菴窗。近在隄北。抑吾家子孫所當審正也。爰弁數語於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四家亦不過一傳而絕。咄咄怪事也。解州於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其文詞則遠過之。惜其不爲王裒而爲嵇紹。故吾鄉人不甚稱。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今無矣。夫解州集不遇子。亦幾於隻字不得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於一。魏凝叔之上。然本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啓間爲奄黨麗名逆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弘光中嘗與文止書云。先人於天啓中。特以會議三案要典。遂爲罪戾。崇禎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淇澳者。此正今日之所諱。又與友書云。先人心跡半被

浮雲能見諒於二祖列宗而不能得之依門榜戶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闡幽然予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鍼傅櫬並稱阮傅相齊其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給事連疏糾左魏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邪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賢終璫世不出則謂其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捷累稱其枉而弘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經楊維垣糾故弗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給事爲枉者。然使給事果會糾璫平叔之口何不及此筆記恐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諱其豫名於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爲淇澳同志其詞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叔之文不能雪其父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丈紫筍集

紫筍先生文未能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匹。願爲人慕岸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爲吹噓也。崑山徐學士領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丈季野任攷索頗委紫筍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筍尙年少未通籍而閻丈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尙書亦知之。紫筍成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汰辱何丈義門於衆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頗不以紫筍言爲然。紫筍長揖竟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紫筍果不與館選其謁銓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於官紫筍之入粵也謂義門曰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撫字之力以求無負於國他年幸得報政歸讀書授徒更盡其能事於文藉手以見萬閩諸先生足矣然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人至今感其惠政不衰先生之子正一正靖皆與予交而正靖尤厚今亦死矣爲題於其集之後。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灑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慎中之本。尙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本。亦可尙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甯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書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

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賜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蔽園。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雖黃不可妄下。則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尙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漂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漂水。乃閻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汨。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上林賦曰。湔弗宓汨。南都賦曰。漻淚減汨。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苕中老友沈君釋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釋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釋旃與予討論浹旬。遂畱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緒姑水。檀臺岡。瓊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鄆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釋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離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阡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

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澆。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隸防之。以官守之。至宋時。橋址尙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予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酈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尙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

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卽江水，所謂錢唐，蓋卽錢水之塘，而流傳華信，誑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嵎，直與句章接，則嵎浦、岬浦、漁浦、剡溪、篔簹溪皆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鄞間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鄞間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鄞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漳渠、洵渠，皆是也。則句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湖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漑，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渠水者矣。蓋六溪皆篔簹溪之支流，篔簹溪入浦陽，而此六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已遠，三犀雙鶴，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不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合。許慎、晉灼、闕駟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水匯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不知而作者。妄爲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泂。泂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泂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鄙善長卽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沿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泂而爲濟。未聞有以濟爲泂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爲泂。而引衛詩以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泂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皇。瘦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餞禰之禰爲曹州之大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

水經濟水篇跋

水經。澗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文又有澗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經。無所謂澗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澗水亦讀作翼聲。與說文戾。乃攷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理志密縣下。澗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澗水爲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澗水卽澗水也。故自潁水及洧水澗水之入潁者。竝不聞更有澗水。說文偶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澗卽澗之重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汜水爲禹貢之澗水。入泗。又以滎播之播爲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氏。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澗爲洵。則當是澗水之旁出。但澗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氏水。惟泄水一名泚水。見於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旣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氏者。非泚也。乃泚也。水經泚水篇。亦嘗誤云泄水入泚。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泚爲氏。則益不可通耳。據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攷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攷。胡東樵、閻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眞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嚙語也。按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今不知冷水爲何水也。又云。簞水在丹陽。今不知簞水爲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溧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樞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卽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卽說文之冷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冷水爲冷道之冷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冷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冷水。於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一帶。頗爲近之。

水經漓水篇跋

漓水一名瀘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漓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漓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漓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漓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漓。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鐮。鋒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漓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闢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羣水合於一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自有篇者。雖於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黍葭谷。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於張陽池。此其源流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雷首山。西南流。亦曰雷水。逕桑泉。俗謂之陽安澗水。而西南流。注於河。其源流各別。蓋聞喜之涑。卽洮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卽絳水下流。自絳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西南注於河。名陽安澗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源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篇。但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竝引左氏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千餘年後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涑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竝不與臨晉通。蓋至唐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山溪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多窄者。出於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涑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不起樂願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梅磻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真克己之論。梅磻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溪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溪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爲四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爲漢軍敗於洮水之上。洮水乃泚水之誤。而梅磻以爲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爲糾謬一書。病廢不果。但梅磻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爲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泝水爲禹貢之灘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溪亦主其說。并以之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灘通。卽泝水。則近於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卽震澤之洮湖。尤舛。宛溪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

題跋七

鄒全祖望 紹衣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爲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卽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爲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漳南直詆爲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漳南之言乎。若顏氏觀我生賦。實勝於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蘇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功人。陳留合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鎮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於蕙不更娶。旣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

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以佐考證。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於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其人。特遭五閭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爲搜緝。補作唐遺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圖。韓侍郎倜。羅隱。梁震輩。此外尚有如孫郃。陳向之徒。尙得十餘人。亦稍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澆。顛亦強爲名。道若千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揖公卿。狗竇號光逸。漁陽裸禰衡。笑雷冬熱震。巖電夜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傾。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烹。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識心相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非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考。然當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畱難綴。纓綫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吳顛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尙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尙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溪之桃林。辛未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卽居

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闕者曰：「不差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離。」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汚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溼泥。」閑輿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卽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程尙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歿後羣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

宣程可久諸君。大都皆曰元晦耳。程泰之尙書。仕孝宗時。其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予疑是文非尙書筆。況張清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尙書不及見。而辨中亦及之。其爲捏造明矣。尙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乃載於文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竊欲質之博雅君子。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楳。在理宗朝爲名臣。詳見袁文清公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爲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臬堂簿錄之外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尙書豐清敏公。舒中丞嬾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沖。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於世。若陳晉錫者。尙多有之。今得尙書之詩。悵先公之未見也。若鄧江先生詩。見於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託之荆公。非眞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補臬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蹟。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狀。惟有瞻仰。卽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

賦取辦於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贄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卽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礱。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吏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於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驚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志中所載之帖。跋於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是帖再跋於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來健忘昏聩。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之精舍。與吾家近止一葦。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於橋李項氏。今歸於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蹟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爲松雪記事。子孫提領行可者。第二幅爲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爲公弟孟頫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爲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爲仲穆子彥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爲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猶可審其爲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爲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妙歸於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略。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慶元不復可守矣。予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亦莫爲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概於先王父贈公所輯方氏事略。予嘗過東門。爲賦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音。適見孟頫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不知其爲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毘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爲吾鄉添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攷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叛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

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效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畱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

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愛。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淡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甯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

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儒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爾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甫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飢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觀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和咏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鬢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雒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畱。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

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恨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敵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嚙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酬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瀾。又云。更有隣牆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題蒲壽窳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窳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子孫。諒壽窳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爲浮屠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縱使血可乾。其如心不竭。蜀烏啼作花。至今萬山纈。殺身以成仁。遺訓有先詰。何其謬爲激烈。一至此也。然讀之終無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訊。以爲吾始而喜。繼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聚也。憂者以初筮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失也。恨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爲俗吏也。教子如此。可以爲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有何恨之有。茂元後官侍郎。稱名臣。不愧文懿之教云。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荆川文吏。而惓惓於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於論學。觀其翰札。令人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生辰。予無以爲之壽。卽以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爲之跋。其餘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莓厓札。言其子鑿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不孝。考功有愧於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鑿詩。又頗蘊藉。不似勇夫何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僞作。其中真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邨學究所爲。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匪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爲三韓。三韓而卽以爲漁陽。何其妄乎。以讀破萬卷之石齋。而爲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西南郡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鮑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畫江之役。襄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邵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邵武始得諡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蹟於戶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於戶部爲舊契。邵武不負故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

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驤、吳都御史聞禮、吳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盾、湯守道芬、張都督堅、郁大令廷諫輩，尙有人焉。莫爲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向未嘗見其手筆，爲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士，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不得忠介錢公書爲憾。已而得其爲諸生時試義殘帙，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遂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册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跌宕清妙，爲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尙書牧齋手蹟跋

尙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羣彥往還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遭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黨慷慨建豎，無烈於大洪者。彼固於困窮時辦此矣。足下定當得力於此，其言善矣。然則尙書晚節，狡狴殆以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不負吾門。閩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於何地。清漳指黃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爲納橐，贖者戴初士、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爲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不人，則疑是曹給事遠思當更考之。閩有周之夔，故異黨也。跳梁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爲誰。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聞霍魯齋作守道，此好

機緣春夏閒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爲商地主。不至枻帆旅人也。內典可史篇。一莫訖。嗚呼。身居一安。而力何在。不覺爲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予聞之。周鄴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謂。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能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昂首答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爲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通括蒼爲退步。而資斧難延。恐爲首陽之續。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是赧王未擒時。吾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臚旣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或恐尙有後命耳。而赧王聞江都之信。奪蕪湖。大兵直下秣陵。浙中亦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尙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尙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黎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髻。子一以遲蒙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爲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其概。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構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畱仙。卽元颺。小馮君鄴仙。卽元颺。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颺。詹仙繼之。其羣從。則元颺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顧。卒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真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黎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鵠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篋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爲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丈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爲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爲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於前。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鄧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鎔於渾朴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覆菴太常輓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蓋書以求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太常輓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未及者。足以當詩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爲忠臣不死節文。異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於盧鎮遠宜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鎮遠予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齟齬。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鎮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鎮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爲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爲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卽令檢討爲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鎮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戴名世之禍。檢討懼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謹。乃檢討懼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恐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爲序。嗚呼。何其悖歟。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己之舊。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爲。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於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詡詡然落筆時。蓋

可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爲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爲之辭，特檢討親爲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爲書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曰：君姑置檢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頷之。

